

最·婉约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
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霖铃终不怨。
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。

今生最爱纳兰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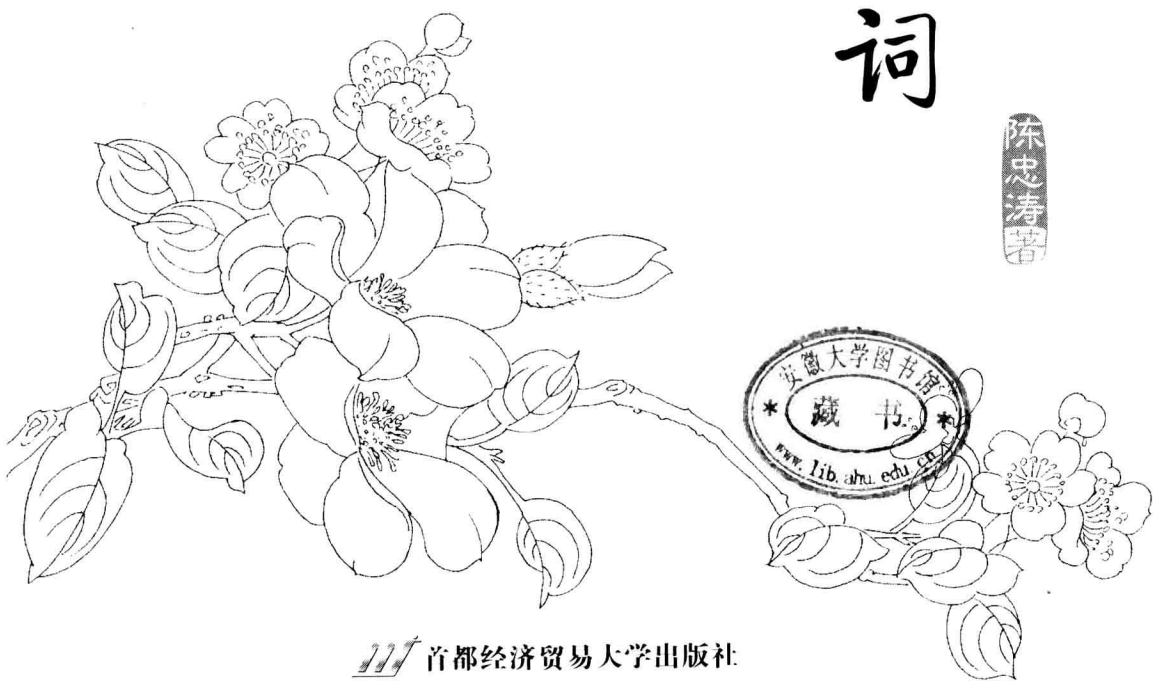
陈忠涛著

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最·婉约

今生最爱 纳兰词

陈忠涛著



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生最爱纳兰词/陈忠涛著. —北京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2013.7

ISBN 978 - 7 - 5638 - 2106 - 8

I. ①今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纳兰性德(1655 ~ 1685) — 词(文学) — 诗歌欣赏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7452 号

今生最爱纳兰词

陈忠涛 著

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(邮编 100026)

电 话 (010)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sjmcb.com>

E-mail publish@cueb.edu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张 17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38 - 2106 - 8/I · 14

定 价 2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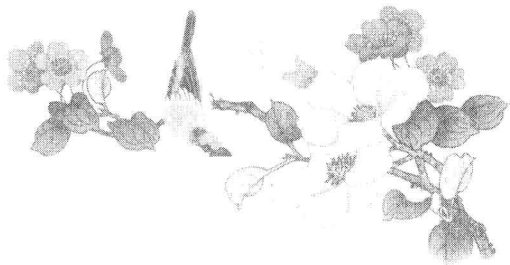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情解纳兰词



赢得更深哭一场



瞬息浮生，薄命如斯，低徊怎忘。记绣榻闲时，并吹红雨；雕阑曲处，同依斜阳。梦好难留，诗残莫续，赢得更深哭一场。遗容在，只灵飙一转，未许端详。

重寻碧落茫茫。料短发，朝来定有霜。便人间天上，尘缘未断；春花秋叶，触绪还伤。欲结绸缪，翻惊摇落，减尽荀衣昨日香。真无奈，倩声声邻笛，谱出回肠。

——沁园春

这是首悼亡词。词前有一个纳兰自己记下的小序：丁巳重阳前三日，梦亡妇淡妆素服，执手哽咽，语多不复能记。但临别有云：“衔恨愿为天上月，年年犹得向郎圆。”妇素未工诗，不知何以得此也，觉后感赋。

从这个小序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首词的来龙去脉。这首词是纳兰梦到卢



氏后写下的。在梦中梦见自己妻子回来，或和其相见，这本身就是因为过于想念的结果。苏轼虽然是一个豪放之人，但对于亡妻王弗也是非常想念的，他和纳兰一样，也是在梦中梦到了自己的妻子，然后写下了那首《江城子》。

这首词是这样写的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这首词，我一直都很喜欢，其中没有用到生僻而难懂的典故，只情真意切地抒发内心的疼，写自己内心对她的思念。纳兰的这首词，也是同样让人感动。

此时的纳兰可以用“魂萦梦绕”这四个字来形容他对卢氏的情感，日有所思，怎么可能不夜有所梦呢？如果不是这个人让自己的内心疼到刻骨铭心，又怎么可能会梦到她呢？一对被时光分开的爱人，在时光的长长阻隔中，这种“梦亡妇淡妆素服，执手哽咽，语多不复能记”之影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呢？其实这种出现，才是人生最为无力而惨痛的事情。

为什么纳兰要入梦呢？弗洛伊德说过：梦是未能达成的愿望，甚至是未能满足的心愿的一种达成。因为，在现实中有不能亲近的人，有太多无法亲近的温存，无法再次亲近，所以，只有通过入梦的方式才能达成。破碎的，也许只有通过不停地怀念，不停地回忆，不停地入梦，才能重新完整。

纳兰的这种心情，我完全能体会。在写这首词的解读时，我在11月2日的夜里梦见了自己在《深爱：教我如何不想她》和《伤爱：此情无计可消除》这两本书中提及的姑娘，她神情憔悴而痛苦，向我喃喃地说着些什么，语多不能复记，只是觉得，她很痛苦，但这种痛苦源自哪里，我又说不清。但愿这只是梦境，不是现实。

她那憔悴的表情，让人心疼。我不知道这个梦从何而来，我只是在梦醒后觉得非常心痛。很想发短信问她，最近是否平安而快乐。事后，想想，还是算



了。她快乐不快乐,就算此时我问她,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。这是我自己内心最深的疼痛和无力吧。在我看来,连一个朋友的关心都无法投递,太让我难过,这个尘世太凉,凉得我自己都无法伸手。连一个朋友都挽留不了,此生,我还能做些什么让自己的人生完整? 我的这些情绪,难道纳兰就没有?

就像庞培写的那样:“突然,这一切全变了/从我的经历、记忆中掉落……/我不认识她,她迎面走过时看见我/也满不在乎/假如没有那份爱,那炽热而痛苦/赠予对方的呼唤允诺,我们全是陌生人/在这空荡荡的世上,根本不需要/等待和记忆……”

对于纳兰,在我看来,词不过是他用以和时光对抗的一种工具,也是一种对逝去的人事的一种温柔的挽留。它使很多已经失去的可以重新回来,它使许多自相矛盾的可以和谐,它使那些不能再亲近的人可以亲近,它使那些不能实现的心愿得以达成。失去的早已失去,只有在词中或梦中才能重新拥有。逝去的早已逝去,只有用梦或词的方式才能挽留。对于纳兰而言,词不过是他无比疼痛,而又沉醉不醒的梦,就像我的文字是我自己的梦一样。

风很凉,朝来有霜。两行热泪,一颗心碎。层层叠压的记忆,纷纷洒洒。内心被往事占有,听思念鼓动,内心逼近了遥远,前尘往事细致地铺展,让泪水晶莹,寂寞蔓延。后来,后来,是不是才觉得,在我们生命中的人,都只能是一阵风吹过,不能停留太久? 此时,让纳兰伤心的是,情缘已经走到终点,而他刚走到半途。

“瞬息浮生,薄命如斯,低徊怎忘。记绣榻闲时,并吹红雨;雕阑曲处,同依斜阳。梦好难留,诗残莫续,赢得更深哭一场。遗容在,只灵飙一转,未许端详”,上段是回忆和抒情。

“浮生”,人生。这个词,被很多人都用过。我的朋友刘琳在个性签名中还



这样写：浮生若梦，落字成殇。其实，这话很适合纳兰的心情。在这个时候的纳兰，他所能感觉到的，只是人生的空虚短暂，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温暖。“瞬息浮生”，强调的只是时光短暂，这可能是所有诗人共同的叹息。

“薄命如斯”，这四字明显是写给卢氏的。“斯”，我个人认为是“此”的意思。“低徊”，有人认为是“流连”和“徘徊”之意，可是我认为这里明显是悼亡词，应该是“回味”、“留恋”和“怀念”的意思。那么这句“瞬息浮生，薄命如斯，低徊怎忘”，就可以这样理解：人生如此短暂，你又如此薄命，让我怎么能不留恋？我又怎么忍把你忘记？

人生，其实就是我们手中越来越少的温暖，我们自己可以珍惜，但结局却无法更改。就如同此时的纳兰，无论是干什么，都会让他怀念，让他深隐着自己内心的悲痛，站在一轮瘦小的月亮下面默默流泪，暗暗叹息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之后，瘦损的心事，苍白如同一张纸，再也写不下任何的内容。

“红雨”，我觉得应该指的是落花如雨，形容落花之多。这个词总是让我想到在秋季，那寂寥的天空中飘满了花瓣。当我读到这个词时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李煜。我记得南唐后主李煜在一首词中这样写过：“别来春半，触目愁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……”这种“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”的意境，不就是“红雨”的意境吗？

“记绣榻闲时，并吹红雨；雕阑曲处，同依斜阳”这句，写的就是从前两个人的恩爱。不过，纳兰虽然写的这么恩爱，但我相信，这么恩爱的时光没有多久。因为，早先纳兰的心思不在卢氏身上，而且后来，他又到宫中当侍卫去了，留给卢氏能和他恩爱缠绵的时间并没有多少。

“雕阑”，雕花的栏杆。这里是不是雕花的栏杆我不敢保证，反正，就是装饰非常美丽的栏杆。纳兰如今都记得，闲时绣榻之边，他们一起看花落花飞，云卷云舒，世事变化。两个人又相依相偎在一起，看着斜阳低落。纳兰在这里截取



了他和卢氏曾经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片段。

过去越美好，如今回忆的心却悲痛欲绝。披上衣服，纳兰独自一个人，站在秋风渐凉的夜里，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寒露立中宵呢？他无比怀念那些逝去的时光，怀念把他的心摁在其上。他默默地坐在回忆里，想那一缕风在她发际拂过的痕迹，想那朵簪子在她的头发之上散发的光泽。

谁能了解他的痛苦？痛苦才刚刚开始，泪水已经用尽。已经错了，所有的回忆，都说出了他的无力和绝望。纳兰此时如饥似渴地在回忆中读着她的好，其实，就是一条突然中断的道路。生命最为遥远的感受，带着某种无力，向他袭来。过去是那么清晰，让他觉得，牵过的手，总是会留下一些余痕。这些线索，需要安静地用时间在记忆中寻找。

“梦好难留，诗残莫续，赢得更深哭一场”这句，是我很喜欢的。盛冬铃这样评价这句：“‘赢得更深哭一场’，‘料短发，朝来定有霜’，正是作者伤心的自白。”这样的评论深得我心。这句“赢得更深哭一场”，真的像俞平伯评论李煜《虞美人》一样，他说：“奇语劈空而下，以传诵久，视若恒言矣。日日以泪洗面，遂不觉而厌春秋之长。岁岁花开，年年月满，前视茫茫，能无回首，固人情耳。”

“赢得更深哭一场”，和李清照《清平乐》一词表达的情感相似，这首词是这样写的：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揆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。”李清照这首词，是赵明诚去世以后写下的，所以，这首词也是悼亡词。纳兰这里的“赢得更深哭一场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化用了李清照的“赢得满衣清泪”。

伤心人别有怀抱。“梦好难留”这里的“梦”，我想，可能就是晏小山的“梦入江南烟水路，行尽江南，不与离人遇”，亦是李煜被俘往北方之后感叹的“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”，以及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”的“梦”吧。梦再美好，总有醒来的一天。这么残酷的现实，让纳兰无法接受。



对此，钱仲联前辈说得更加清楚，他说：“性德这词，也说‘梦好难留’，不是说梦，而是指过去团圆日子，即‘绣榻闲时’四句所写的情景，一去不返。全词都是就醒时说。”

“遗容在，只灵飙一转，未许端详”这句，写出了锥心之痛。从这句来看，纳兰一定是看到了卢氏的遗像。容貌还在，可是人却无法亲近。盛冬铃这样说：“生离，还有他日重圆的希望；死别，则人间天上，从此相见无因。偶尔梦中一遇，相对倾诉衷肠，纵然恍惚迷离，醒来也会对尚能记起的每一细节都追怀不已。梦境中短暂而又不甚分明的团聚，是对永诀后刻苦相思的安慰，但执手哽咽，本已黯然神伤，事后即知道这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那就更添惆怅，倍觉凄凉了……”

“灵飙”，指的是灵风，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卢氏的身影。“端详”，是仔细观看的意思。她转眼之间就离开了，让纳兰还没有仔细地看个清楚，就消失在纳兰的生命之外。

“重寻碧落茫茫。料短发，朝来定有霜。便人间天上，尘缘未断；春花秋叶，触绪还伤。欲结绸缪，翻惊摇落，减尽荀衣昨日香。真无奈，倩声声邻笛，谱出回肠”，下段，写得更加伤心。

“碧落”，道家称东方第一层天，碧霞满空。这句“重寻碧落茫茫”，明显是化用了白居易的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的诗意。李商隐在《当句有对》一诗中也用过这个词，他这样写道：“……但觉游蜂绕舞蝶，岂知孤凤忆离鸾。三星自转三山远，紫府程遥碧落宽。”这里的“碧落”，不过就是一种无法亲近的距离，这首诗是写给宋华阳的。
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，此时，你在哪里？所有的背景都是记忆。所有的情感都在心里，记性中她的美丽，是那么清晰。她那么灿烂的容颜，



依旧如初般在纳兰的心里荡漾着美好的温存。站在远方的身体，此刻，却是那么冰冷，那么怀念，却又异常陌生。此时茫茫生死，纳兰真的看透了么？

古人说：情深一往，不以生死易心。可是，这样做的人，到底要承受多少孤独的寂寞，多少思念，多少疼痛的侵袭，又有几人可以懂得？一种无奈总在眉间，一种伤痛总在心上。就算纳兰能成为千古绝唱，可是，没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心灵可以驻留的地方，又能有什么意义？暗夜里，有一个人的泪水悄然滴落，滋长着遥远。

无声的叹息总在嘴边，汹涌的伤痛总在灵魂深处，刻骨而铭心。喃喃的细语，已经无法知道幸福是什么模样。这个时候，纳兰独自在自己的心里走走停停，把自己的后悔和愧疚用力地拧出泪来，输入词语的内部，把它晾在时光的风中，等待后来之人的用心捡拾。但我知道，除却时光之外，只有伤痛，苍白地提示着，我们都已失去。

“料短发，朝来定有霜”，我觉得化用了李清照的“梧桐应恨夜来霜”。明天早上起来之后，我定然会两鬓斑白，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这句，真乃是伤心刻骨之语。有一种深深的沉重的伤痛，楔入了纳兰的身体。为什么，明天早上起来之后，我定然会两鬓斑白呢？那是因为思念过于迫切，太过伤心欲绝，又太过绝望之故吧。

到底为什么会两鬓斑白呢？“便人间天上，尘缘未断；春花秋叶，触绪还伤”这句，就自然而然地交代了原因。那是因为你和我两人如今已是人间天上之隔。

虽然我们的尘缘还未断，只是如今两人已是人间天上。春花秋叶，触绪还伤。这里所写的不过是一种她不在，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种伤痛的深情。她离开了这个人世，也就是带走了纳兰所有的温暖。我这样说，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太严重了，其实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不由得我们不承认。整个世界都是卢氏留下的遗



物,你让纳兰这颗敏感、细腻而深情的心怎么去活? 很多人认为纳兰是死于寒疾,可是在我看来,纳兰是死于这个尘世太过冰冷,让他连停下来喘息的地方都没有,他只能向前,不停地向前,最后实在走不动,累死。

这个世界,此时除了纳兰已经空无一人。所有的事物都已经睡去,而纳兰眼角的泪水,和内心的思念,并因思念而产生的疼痛,是纳兰还在活着的唯一的见证。有暗伤在夜里,悄然成形。纳兰独自一个人从这个世界打马而过,从回忆的水上轻轻滑过,想拾起些什么。

一盏微弱的回忆之灯,就是前世的许诺,今生的执守吧? 只要你还记得,只要你还记得,我就在这盏灯下,等你重新回来。远方,只能交给远方,而心纵然愿意定格其中,也不过是一种纵横交错的诗化的伤痛而已。纳兰的泪水,其实压伤了他自己的人生。记忆之火,时时灼疼他的心,心灵之外,挂着那朵叫泪水的花朵,挂着那一盏叫做思念的风铃。

有风吹过。暗夜里,自己在心里用心浇灌的花朵,已经在心灵深处苦苦呻吟。往事如烟,越来越寂寞,越来越空虚。也许站在暗夜里这样怀念,这样痛苦,这样流泪的纳兰,才是最真实的吧。一如暗夜里那独自流泪的人,甚至是暗夜里的我自己。纳兰一次次为卢氏、为自己的表妹,凋零了那片叫做深情的叶子。

真无奈。此生纵有“依依目光,此生不换”的决心,纵有“眷恋一人,流连忘返”的深情,但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在这个暗夜里,无论是倾听还是怀念,都无法忘记。

“欲结绸缪,翻惊摇落,减尽荀衣昨日香”句中的“绸缪”,有太多的解释,在这里,我选用缠绵不休的男女恋情这个解释,这里是一种情意殷切的注释。“绸缪”,我觉得跟“中有千千结”的意思大体相同。“荀衣”,荀彧的衣服。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呢?《三国志》这样记载:“荀彧字文若,颍川颍阴人也。祖父淑,字



季和，朗陵令。当汉顺、桓之间，知名当世……”

据说他是一个帅哥，他身体总是带着香味，如果去哪家坐一会儿，这种香味三天都不会散去。这里当是纳兰的自喻。我记得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中这样写过：“荀令君至人家，坐处留香三日。”其实这里也有“荀令伤神”之意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惑溺》：“荀奉倩与妇至笃，冬月妇病热，乃出中庭自取冷，还以身熨之……曰：‘妇人德不足称，当以色为主。’”刘孝标注引《荀粲别传》：“妇病亡，未殓，傅嘏往唁粲。粲不明（哭）而神伤……曰：‘佳人难再得，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，然未可易遇也。’痛悼不能已已，岁余亦亡。”后因以“荀令伤神”为悼念爱妻的典实。

这句“欲结绸缪，翻惊摇落，减尽荀衣昨日香”可以理解成：我本想和你一起到老，没有想到你却早早离我而去，我的风流神采也已经消失殆尽了。这句“减尽荀衣昨日香”有人认为纳兰有点夸张，其实，在我看来，这句是实写，纳兰此时已经是和李商隐一样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的状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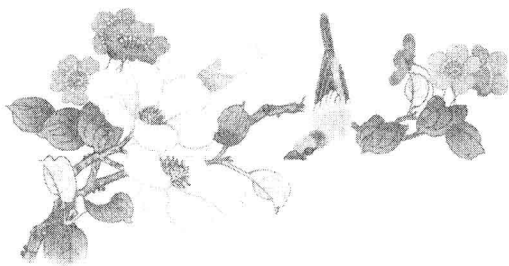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无奈，倩（qìng）声声邻笛，谱出回肠”，这里有别本做“真无奈，倩声声檐雨，谱出回肠”。如果这样写，也不错。如果这样写可以这样理解：我已经没有办法传达我的思念了，只能请檐上那一声声的雨水，谱出我对你的思念。

这里的“邻笛”，有很多专家认为用在卢氏身上并不确切。而我则不这样看。这里的“邻笛”，到底吹奏了什么呢？我觉得，可能就是和李清照词中写到的“天涯倦客，忍一声羌笛”中的“羌笛”一样。这里的“羌笛”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，就是用笛子吹奏的《梅花落》曲子，这个曲子其音哀伤凄凉。

真无奈，这个时候，我只能请邻笛谱出我对你的思念，以及我内心的疼痛和凄凉。

· 第二篇 ·

几回偷拭青衫泪



尘满疏帘素带飘，真成暗度可怜宵。几回偷拭青衫泪，忽傍犀奁见翠翘。

惟有恨，转无聊。五更依旧落花朝。衰杨叶尽丝难尽，冷雨凄风打画桥。

——于中好

仍旧是悼亡词，在这首词前，纳兰仍旧写下了一个小序：“十月初四夜，风雨，其明日是亡妇生辰。”这么看来，十月初五应该就是卢氏的生日了。在卢氏的生日即将来临的时候，纳兰这个怀旧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不回到他们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，甚至来到他们曾经一起住的房间里看看呢？

这首词算是纳兰经典的悼亡词了。在词语中涌动的，其实仍然是那一往情深的怀念。怀念，是因为有个人不在了。这个人的缺席，其实就是让一颗心丧



失了一半或全部。纳兰此时，站在冷风凄雨中，很是怀念。一如我怀念心中的女子一样，内心有说不出的疼痛，就像体内有什么被突然折断一样。

有一个名叫没有尾巴的鱼的诗人在一首名叫《突然回忆》的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总是无缘无故地想起从前的你的/笑容，像一盏早已/熄灭的灯，在我的体内//始终不能用词语回避我们之间的/结局。我的表情曾经被/忧伤和泪水彻底浸透//我面对你的背影，无力，无奈又心有/不舍。那些曾经/活跃于我指尖上的你的发香//或者你皮肤上的或脸上的余温，如今/已面目全非/其上堆满了时光之尘//让人伤感的秘密。灰烬是曾经为你/燃烧过的心，所淌出来的怀念/有一些阴影里面，坐满了我的叹息……”

这个固执的家伙，和纳兰一样总是陷在怀念中不能自拔。不过，他比纳兰幸运的是，他所爱的姑娘，还活在这个世间，他需要用自己余下的光阴去默默地祝福。就像他说过，余下的光阴里，一定要为她快乐。能这样做的男子，要忍受多少孤独、思念和寂寞的侵袭？

回忆对于没有尾巴的鱼，其实，也并不是突然的，他和纳兰一样，从来都不擅长遗忘。所以，记忆是痛苦的根源，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。

这个世界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矛盾，越是拥有深情的男人，越是要伤得很深很透，甚至伤到无法呼吸。对于纳兰和这个叫做没有尾巴的鱼的诗人来说，这种伤就像一把刀子，夜夜在他们的心里扎着。文字，是流血的呼唤或呻吟。文字是内心的疼痛的凝结，落在纸上，渐渐发黄。

此时的纳兰，我想，就像诺瓦利斯所写的那样：“我的世界已经彻底崩溃，我的心上为你开出的花瓣也已凋落，仿佛被虫子洗劫一空。我生命的所有财富，和所有的心愿也已葬入了坟墓，我还在此忍受着痛苦的侵袭。”

“尘满疏帘素带飘，真成暗度可怜宵。几回偷拭青衫泪，忽傍犀奁见翠翘”，



上段，睹物思人，无比疼痛。

“疏帘”，编织稀疏的窗帘。有专家认为是竹子编成的，在这里，我不做这样确切的强调。“素带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白色的条幡。这里当是卢氏去世时用的。

纳兰独自来到了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，开始，是站在房间之外观看的。那个稀疏的窗帘之上已经挂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而卢氏去世时在房柱上系上的白色条幡还在风雨中飘动。这里所有的景物，都是冰冷的，都是伤痛的，都是荒凉的。这里的“景语”，皆是内心情语的一种反衬。

过去的温存还在风雨中流转。雨水敲打着这个世间，雨水如泪。泪水是情感的深吻，多么想亲近一个人。在一盏灯下，读一个人的诗词，就是读一个人的伤痛。纳兰站在这个曾经温存的地方，形单影只，像一条船在大海中，找不到自己的方向。

远方不归的爱人呀，当你点亮我的时候，为什么只留下了寂寞、寒冷和绝望，让我一个人忍受？所有生动的回忆，如今都已锈迹斑斑。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苦恋，并因苦恋而生出的执着，不过轻如一阵微风？怀念，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一场灵魂和内心的对话，告诉自己已经失去。

暗香浮动的记忆，像一朵梅一样，不过是我们最终灵魂的漂泊，最终只能抵达，寂寞和孤独，剩下的留给怀念，去一点一点碾平。一个字，就是一滴滴落在时光之风中的泪水，击不起多少回声。就算是我们的如同“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的纳兰也一样。

“真成暗度可怜宵”句，写得让人读着心疼。一个“暗”字用得多么伤心，多么无奈啊。这个“暗”字，在我看来，其实是独自的意思。这里恐怕有纳兰独自地前来悼念卢氏之意吧。我的朋友逸舟红尘在她的QQ个性签名中这样写：“孤独，是因为恋无可恋！”这话，很接近纳兰的心境。

“可怜宵”，有人认为是可爱的夜晚。“可怜”这个词，在《子夜歌》或《古乐